

❖楔子❖

屋外又开始下雪，扑簌簌落了一地。

阿雪蹬着暖烘烘的小皮靴轻手轻脚地走至窗前，想要开窗，踮起脚却怎么都够不着。

她气鼓鼓地嘟起一张白嫩的包子脸，又努力让自己踮得更高一些，短胳膊也竭力伸得更长，然而无论如何都隔了些距离。

在她准备就此放弃的时候，身后忽而传来细微的声响，她尚未完全侧过身去，头顶的窗便“咔”的一声被人推开。铜铃“叮当”响，夹着清浅梨花香的风霎时涌来，纷纷钻入鼻腔。

“好香呀。”阿雪惬意地闭上眼，向后一仰，直挺挺地倒入一个满是梨花香的怀抱，复又睁开眼，弯成了月牙儿的形状，像只软绵的猫般在那人颈间蹭蹭，“微醺，我要看雪，你抱我起来好不好？”

回应她的是一道隐隐带着笑意，却又佯装微愠的低沉男声：“又不

乖，乱叫我名字。”

阿雪不满地哼哼唧唧：“反正长大就要嫁给你的，叫声名字又怎么了？”

微醺几乎就要失笑出声，在她毛茸茸的脑袋上揉了揉，声音又轻了几分：“这都是谁告诉你的？”

阿雪嘟着嘴躲开微醺的手，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可是大家都这么说的，等我长大了，你就会娶我！”

对此，微醺只觉头疼，突然不知该如何与她解释，只得接着问：“那你为什么要嫁给我？”

“因为……”阿雪很是认真地思考了一番，“因为，我喜欢你，想一直与你在一起，永世不分离呀！”

“因为，我喜欢你，想一直与你在一起，永世不分离呀！”

少女特有的清甜嗓音被寒风卷去，余音袅袅，绕着窗外那株参天梨树久久未曾散去。

很久很久以后，微醺低沉的嗓音方才响起：“真是个傻姑娘……”

卷一：人间微醉

❖第一章❖

树不要脸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我的目标正是无敌于天下。

谷雨时节的牡丹开得最是繁盛，每逢此时，爱极了牡丹的洛城人皆会驱车前往西郊烟台山上赏牡丹。

烟台山山势平缓，既无山贼、莽匪，亦无大型猛兽，又有先皇种下的万顷牡丹，自是洛城人赏牡丹的最佳去处。

和往年不同，一向视赏花为赶场子、下山最为急切的栖梧坡林家竟磨蹭到天黑都未归城。洛城即大周帝都，宵禁自然也比寻常城池实施得更严厉，若无上头的指令，任谁也不得夜闯宵禁。

眼下林归晚却再也顾不得这么多，语气不甚和善地对不停在催促的小王爷说：“寻不到家弟，归晚又岂能安心离开？小王爷不若先回去？”

小王爷本还想继续赖下去，奈何他身边的小厮一直在朝他使眼色。

今几个他若是再夜不归宿，恐怕得叫他亲爹洛阳王给打断腿。

美人尚可慢慢撩，腿断了那可就是真断了，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不

是吗？

不想被打断腿的小王爷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最终留下近一半人马给林归晚，自个儿则一步三回头地下山了。

没有小王爷在此束手束脚，林归晚倒是搜寻得越发顺畅起来，不多时便找到林听笙遗漏的香包。

这边的搜索行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半个时辰前，山坳低洼处某深潭边……

着一袭蓝衣的林听笙才钓上一尾肥鳊鱼，准备收竿与自家阿姐会合，却看见原本碧沉沉的潭水忽而散开一缕缕血絮，不过须臾，便染红整片清潭。

林听笙手中动作一顿，忍不住朝水面张望，这一眼仿佛瞧见个狰狞的硕大蛇头猛地自潭底破水而来……

戌时一过，天已完全黑透，依旧不见林听笙人影，向来镇定的林归晚急得眼圈发红，只能让家丁与小王爷留下的那些人举着火把一遍又一遍地在山上搜寻。

直至子时三刻。

心力交瘁的林归晚刚要上马车小憩，何管家便火急火燎地冲了过来。

兴许是因为一路跑得太急，他说话着实喘得厉害：“大……大……大小姐，小少爷回来了！回来了！”

随着何管家的话音落下，周遭便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

本欲提裙上马车的林归晚动作一顿，她下意识地撇头望去，这一眼只见小小的蓝衣少年背着个浑身浴血的女子缓步而来。

林归晚自幼失去双亲，一手创下“柔云阁”，胆识与魄力都非寻常女子可比，纵然如此，她在见到自家阿弟现身的那一刻，都不禁心头一颤。

愣了许久，她方才缓过神来，竟是忘了第一时间询问自家阿弟究竟去了哪儿：“阿弟，你这背的是……”

少年似有些困惑，微微侧首瞥了眼趴在自己肩上的女子，最终还是如实道：“我不知道她是谁……”稍作停顿，他又补了句，“不过，她是我的救命恩人！若不是她，我恐怕早就被那条突然从潭水里冒出的巨蛇给吃了！”

林归晚的脸色变了又变，视线先在自家阿弟脸上游走一圈，确信他不曾说谎后，又将目光移至那个神秘女子身上。

女子穿了身已然快要辨不出原本颜色的冰蓝色广袖衣裙，即便已被血染透，却依然能瞧出是顶好的布料。她脸上也沾了不少血迹，但还是能辨出她姣好的容貌，用惊为天人来形容也不为过。除却她那一身骇人的血迹，最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她手中紧紧握了根中指粗细的枯木，枯木通体乌黑，让人辨不出究竟是何木材，只不过被她这般紧握在手上，想必不会是根普通的木头吧。

越是如此，越令林归晚心生疑惑，她不动声色地收回目光，又道出两个字：“巨蛇？”

“可不是！”林听笙仿佛依然心有余悸，回想起来的时候脸色都微

微泛着白，“腰身起码有你屋前养睡莲的那口缸粗！”

林听笙说到此处便被打断，林归晚垂下眼帘，缓缓说道：“好了，接下来的事上了马车再与我细说。”

语罢，她又抬眸扫视何管家一眼：“小少爷回来的事，有多少人知道？”

何管家诚惶诚恐，连忙说道：“此事只有老奴一人知晓，大伙儿都忙了一整天，沾地便睡了个呼噜声震天，唯有老奴一人守夜。”

林归晚这才满意地点点头：“很好，这件事不要再让第四个人知道。”

.....

谷雨时节过去已两月有余，没有人知道林府禁地橘园凭空多出了一个神秘美人。

阳光微灼，半掩在锦簇花团间的八角凉亭外的层层素纱随风轻扬，影影绰绰露出凉亭内两道纤细身影。

林归晚十指纤纤，搭在琴弦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拨弄着，坐于她身侧的蓝衣女子却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目光呆滞地趴在石桌上发呆。

蓝衣女子生了副顶好的皮囊，即便动作如此不雅，还时不时翻着死鱼眼，都难掩其倾城之貌，她正是两个多月前被带回林家的那神秘美人。

也不知过了多久，美人才强行打起精神，懒懒散散地道：“真不懂你们为何要将一件简单的事弄得如此麻烦，不想嫁，杀了他便是。”

“他不能死，我留他还有用。”林归晚终于停止拨弄琴弦，幽幽叹

了口气，“这件事并非你想的那样简单。”

说到此处，她不禁撇过头去，殷切地望着美人，却是欲语还休，有话不挑明了说，只唤着那美人的名字：“阿雪……”

经过两个多月的相处，林归晚大抵摸清了阿雪性子，聪明如她，自是知道该如何与阿雪相处。

阿雪见之并无任何表示，只似笑非笑道：“我与你未必很熟，为何要帮你这个忙？”

林归晚也不见外，嘴角仍挂着刻意讨好的笑意：“前日我又从他那儿替你搜刮来一枝百年血参，虽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对你的伤总归有些好处。”

林归晚早在阿雪出现的那日便猜出阿雪并非凡人，即便如此，她仍瞒着所有人将阿雪藏在橘园养伤，动机自然不纯。

而今阿雪与这个凡人女子林归晚为互惠互利的关系，林归晚四处为阿雪搜罗药材，阿雪则需利用自己的优势去替林归晚做些寻常人做不来的事。

百年血参虽起不到多大作用，却也聊胜于无。权衡片刻，阿雪便嫣然一笑：“瞧你可怜，我就勉为其难地答应吧。”顿了顿，她又乐呵呵地续上一句，“那血参记得叫人熬好送过来，我不喜喝药，需备些蜜饯。”

林归晚和阿雪口中的那个他，乃是洛阳王最为宠爱的幺子。

半年前上元节灯会中的惊鸿一瞥，小王爷对林归晚一见倾心，而后

便是死缠烂打，几度扬言定要纳林归晚为侧妃。

向来心高气傲的林归晚又怎看得上这种纨绔子弟，更何况还是做他的侧妃。

奈何当天子极为看重洛阳王这个胞弟，爱屋及乌，连同洛阳王那个不成气候的幺子也一并看重了去。

大周并无嫡长子继承制一说，不出意外，那小王爷是坐定了洛阳王世子之位。

林归晚再厉害也不过是个商家小姐，旁人看来得到小王爷垂怜还是林归晚高攀了。

碍于自己和小王爷的身份差距，林归晚只得咽下心中的愤恨和不忿，整日对小王爷笑脸相迎。

直到两月前阿雪的出现，林归晚才想出一计来解这燃眉之急。

计划定在七月七，围观者最多的乞巧女儿节。

大周向来兴乞巧节，每逢七月七各地都会组织七姐会，在七姐庙中摆下各式各样的香案，遥祭七姐织女。

七姐会中的香案皆为色彩艳丽的彩纸所糊，案上摆满鲜艳的花束、新摘的水果、雕工精致的脂粉盒，以及巧夺天工的袖珍花衣裳、绣花鞋等物什。

斋戒沐浴后的少女们分别站在香案前焚香祭拜七姐，待少女们纷纷默祷完心愿，便开始玩乞巧游戏。

乞巧游戏分为两种：一为卜巧，二为赛巧。

洛城时兴赛巧游戏，祭拜完七姐的少女们稍休憩片刻，即开始斗巧。

阿雪此番便是要在中间休憩的半个时辰内，完成林归晚所嘱之事。

时间转眼即逝，眨眼已是七月七。

是夜，阿雪孤身端坐在屋顶，静静俯瞰脚下的盛世繁华。

晚风轻拂，带着若有似无的甜腻脂粉香缭绕在鼻尖，想来那些官宦小姐都已开始入场。

阿雪不经意地低头望去，这一眼恰好瞥见个环翠满头的华服少女。

少女约莫豆蔻年华，尖巧的下巴微抬，黛眉高挑，正是符合她高贵出身的肆意与张扬。

阿雪饶有兴致地盯着那少女看了半晌，终于弯起嘴角，扯出一抹不怀好意的笑。

竟这般轻易就找到了今晚的目标苏如是，当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苏如是乃镇国公苏毅的独女，亦是当今皇后的亲侄女，更是大周太子妃的不二人选。拥有高贵血统与美丽容颜的天之骄女本该艳压群芳、冠绝洛城，奈何出了个身份卑微的林归晚来与她竞争。

苏如是心中那个恨哪！

一个卑微的商家小姐凭什么和自己并誉“洛城双姝”，就连平日里对自己不苟言笑的焕哥哥也对她青睐有加，苏如是更是气得几乎要咬碎

一口银牙。

“你怎么不与阿姐她们一起参加七姐会？”

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阿雪在心中酝酿坏主意的思绪，阿雪没好气地回头望了一眼，只见身后月色清浅，堪堪勾勒出少年略显阴柔的轮廓，清隽的眉眼则朦胧在一片溶溶月光下。

对于这个被林归晚宠上了天的弟弟林听笙，阿雪还是颇有好感的。

毕竟谁都不会讨厌水嫩青葱人又甜的少年郎不是。

阿雪强行压下被人打断思路的不悦，扯了扯嘴角，左颊处现出一个浅浅的酒窝，却一点也不可爱，笑得像个拐卖小孩的人牙子似的：“小孩子家家可别学我乱爬人家屋顶，万一摔坏了这张如花似玉的小脸蛋该找谁赔去。”

少年对阿雪赤裸裸的调戏充耳不闻，坐在屋顶上该干吗就干吗，一副任凭风吹和雨打，我自岿然不动的老僧入定模式。

阿雪虽也乐意陪这孩子玩，可她今日终究是来执行任务的，更何况这等事还颇有些龌龊，又岂能让林听笙这等青葱少年知晓？于是，她挑了挑眉，一双水光潋潋的桃花眼含笑望向少年，拉下老脸，毫无节操地调戏他：“小郎君莫不是拜倒在姐姐我的绝世容颜下了，不然怎这般舍不得姐姐我？”而后，她便双手抚胸，仰头望月，面有戚戚然，端的是西子捧心的柔弱模样，“只怪我生得太美貌，唉，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林听笙不禁抽了抽嘴角，甚是嫌弃地拿眼角瞄阿雪：“见过脸皮厚的，就没见过像你这般不要脸的。”

阿雪调整坐姿，丝毫不介意少年射过来的眼角飞刀，十分泰然：“树不要脸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我的目标正是无敌于天下。”

“……”林听笙举头望天，久久不能言语。

❖第二章❖

女人嘛，柔柔弱弱才惹人怜。

烟花随着一声声刺耳的爆破声冲上天际，然后，绽开一朵朵绚丽的火花，照亮整个夜空。

当最后一朵火花消失在夜色中，阿雪才慢悠悠地转过身，伸出一根葱白的手指，戳了戳犹自望天的少年，笑得眉眼弯弯，像只坏心眼的狐狸：“小听笙乖，听姐姐的话赶紧回家吃糖去，莫要妨碍姐姐做事。”

林听笙正欲一巴掌拍开阿雪在他脸上乱戳的手指，可下一刻阿雪的身体就像三月里纷飞的柳絮般散开。他下意识地伸手去抓，却什么都没抓到，好似之前的一切都是幻觉，那个巧笑倩兮的蓝衣女子从未存在过一般。

隐去身形的阿雪早已混入人声鼎沸的喧哗街道，漫无目的地随着人群往前走。

烟花落尽后便是焚香祭七姐，七姐庙不是任何女子都能进的地方。

此时，那些衣着华丽的官家小姐和为数不多的商家小姐正莲步轻移、仪态万千地走进七姐庙。

七姐庙只有未出阁的女子能进，即便是身份尊贵的小王爷也只能在门外观看。

值得庆幸的是，七姐庙外的朱漆大门够宽够高，大大方便那群堵住大门观看的贵胄子弟。

阿雪赶到七姐庙时，首先看到的便是这番场景——

遮天蔽日的各式华盖挡住了视线，蜀锦帐帷轻轻地在夜风中摆动，庙外光鲜亮丽的公子哥们饮酒高谈庙中美人。

她的视线最终牢牢黏在一个衣着最为华贵、不过弱冠之年的男子身上。

旋即，她不禁扬起嘴角，又是邪肆一笑。

此男正是阿雪今晚的另一个目标，也就是那位对林归晚死缠烂打的小王爷。

庙中司仪还在念晦涩难懂的祭文，庙外依旧嘈杂，唯有几个细心的世家子弟发现，小王爷身旁多出了个蓝衣婢女。

那婢女衣着考究，虽看不出是哪个府上的，却能确定她绝非洛阳王府之人。

蓝衣婢女正是阿雪所扮，她先是躬身朝小王爷盈盈一拜，随后自袖中掏出一封信笺，刻意拖延了递信笺的过程，眼神若有所指地膘向七姐

庙中。

小王爷心领神会，笑吟吟地望向七姐庙中双手合十的林归晚。

七姐庙中，端庄跪坐在蒲团上的林归晚好似感受到小王爷那灼人的目光，抬起眼帘偷偷朝小王爷所在的方位瞄上一眼。这一眼可是相当的讲究，不偏不倚恰好对上了小王爷的目光，而后，她便粉面含羞，连忙低下头，向七姐默诵心愿。

有了这么一茬，小王爷简直笑得见牙不见眼。

阿雪见误会已造成，也不再逗留，连忙行礼告退。

她才刚刚转身离开，小王爷便猴急地取出信纸。

璀璨烛光映着发黄纸张，只见纸面用簪花小楷写了短短一行字：

钟声三点，西苑月湖畔见。

小王爷本就是那个不求上进的草包，脑子里除了美色与酒肉再也装不下其他，又岂记得住林归晚平日里最爱行书，而与他青梅竹马的苏如是则写得一手清婉瘦洁的簪花小楷。

鼓楼大钟敲响三声后，庙中少女们便可休憩半个时辰，为后面的斗巧做准备。

西苑乃是诸位小姐临时休憩的地方，月湖畔则是西苑最为偏远的地方，晚上阴气逼人，寻常人绝不会想不通跑去那儿夜游。当然，那些要行苟且之事者除外，正所谓是月黑风高夜，偷情好时节。

鼓楼钟声响至三遍时，庙中丽人皆起身离席。

林归晚性子讨喜，甫一离席便被几个少女缠上，换作平日，她虽会笑脸迎之，心中却是极其不屑与这些不谙世事的官家小姐周旋，今日倒是个例外，连带着笑容都多了几分真挚。

苏如是性子高傲，向来讨厌那群死缠着她套近乎的“好姐妹”，钟声刚响起就领着几个贴身婢女大步离去。

早有准备的阿雪则堵在无人驻守的小道上等待苏如是送上门来。

看着苏如是逐渐走近的身影，阿雪不由得心生感慨：一是感慨林归晚心思之缜密，竟真算到苏如是会走这条小道；二则是感慨这个苏如是倒是胆大，为了避开那些官家小姐的纠缠，竟敢走这条荒无人烟的曲折小路。

阿雪犹自低头沉思着，远处突然爆出一声娇斥：“你是何人？！”

苏如是不愧是武将之女，阴森的竹林中突然冒出一个可疑的女子也不胆怯，直接抽出缠在腰间的软剑，舞出一个漂亮的剑花直指阿雪。

阿雪渐渐收回心神，朝那苏如是遥遥一拜：“奴家奉命前来迎接苏小姐。”说到这里，她又敛眉露出一抹摄人心魄的笑，“就是不知小姐敢不敢随奴家一同前往？”

苏如是又不傻，自然不会轻易相信陌生人所说之话。

阿雪却笑得越发妖娆，一步一步朝苏如是逼近：“莫非你不想压倒那个出身卑贱的林归晚？莫非你愿意嫁给那个短命太子？莫非你愿意看着林归晚风风光光地嫁给你自小爱慕的焕哥哥？”

“焕哥哥”便是小王爷姬焕，正因姬焕对林归晚的另眼相待，向来

自负的苏如是才会这般看林归晚不顺眼。

心思玲珑如林归晚又怎会看不出苏如是对姬焕的心思，奈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加上苏如是也是个不争气的，闹来闹去也没能让姬焕发觉她的痴心，反倒是让姬焕越发厌恶她。

听到“焕哥哥”三个字，苏如是原本迷茫的双眸骤然变亮，她一脸警惕地望着阿雪：“你到底是何人？怎知道我……”

阿雪继续靠近苏如是，伸手捧着她的脸，目光柔得能沁出水：“若不是林归晚，焕哥哥早就是你的了，跟我走，我带你去见焕哥哥可好？”

“你这妖精想迷惑我家小姐，我跟你拼了！”苏如是身后的婢女再也按捺不住，举着佩剑就要往阿雪身上刺。

“给我闭嘴！”阿雪眸中一片暗红翻滚，藏在眼底的血气隐现。

她这般发怒不仅是因为那些婢女多事，更多的是为自己的实力消退而恼怒。她何时落到这般田地，对个毫无法力的凡人女子施摄魂术都要花这么长的时间。

这般没用，还谈何复活养魂木中的那缕残魂！

这时，那些婢女才发现阿雪的瞳色是接近黑色的暗红，由此，越发肯定阿雪是个蛊惑人心的妖精，她们吓得全身瑟瑟发抖，就连手中的剑也要握不住。

敛去眼中杀气，阿雪压制住心中怒气，继续对苏如是循循诱导：“苏苏跟我走可好，我们去找焕哥哥……”

“去找焕哥哥。”苏如是木讷地重复着阿雪的话，整个人魔怔了似的。